袁紅冰：致北京大學當局書

文/袁紅冰

清末國運頹唐之際，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起於維新變法風雲際會之時，一九一二，辛亥革命英烈舉義武昌翌年，更名為北京大學堂。其後，一代文化菁英、學者翹楚，為北大注入自由精神之魂魄。自此北京大學遂借自由之風，直上青雲，昇華為中國最高學府。



Jacques Langevin/Getty Images

▲1989年5月初，北京大學學生參加了爭取自由的和平抗議活動。

共產主義血河漫過東亞大陸，共產暴政竊國，青天變色，白日如晦，神州陸沉。當其時也，尚有華夏俠義古風浩蕩，學子文人不乏慷慨悲歌之士，敢披肝瀝膽，以迎中共強權之思想專制刀鋒，聖女林昭便是那一代史詩人格的圖騰。

蒼天雨血，大風震吼，中共暴政逞共產幽靈之凶殘，於一九五八年起，肆國家恐怖主義之暴力，摧殘學府文壇。於是乎，天昏地暗，血雨腥風：頭角崢嶸之才子，風流蘊藉之文人，鐵骨錚錚之學者，或成囚禁於鐵窗黑牢中的一片血鏽；或在酷刑煉獄之中怒斥世間不義，悲哭自由之殤；或橫屍刑場，血灼如焰，似能熔金爍石。

自由之精神，魂斷燕園，香消玉殞於未名湖畔，北京大學隨中國國運一起沉淪，任由命運在額際面頰間，刻下「諂媚暴政」的金印。

獨夫民賊毛澤東，貪權與淫穢齊飛，寡毒共陰鷙一色，嗜權如命之下，假借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名，荼毒蒼生，只為遂一己之私，逞加冕共產皇帝之願。北大攜清華，共作諂媚暴政的娼妓之歌舞，遂成獨夫滅絕華夏文魂之鷹犬喉舌，民賊禍國殃民之惡僕凶奴。

柳暗花明會有時，阮郎何須哭窮途。二十世紀七〇年代，中共暴政專制鐵幕之上，一道縫隙邃然迸裂，天外的自由之風沛然，湧入思想專制陰影壓抑下的東亞大陸，多樣化思潮如天河倒傾，噴珠濺玉，從鐵幕裂痕間滾滾而來，澎湃於神州大地。億萬中國人精神的萬里荒漠一時竟大野翠綠，生機盎然，東亞大陸久旱甘霖，枯木逢春。

——那隻撕裂專制鐵幕的命運之手，正是大良知者胡耀邦。古有女媧，補傾頹之天，以救塵世蒼生，大良知者擘開中共精神專制鐵幕天穹，使中國人心靈得到十年思想自由的祝福，其功堪媲美上古女神。時至今日，仍時時從華人心中飄過思想自由的幽魂，每臨清明斷腸雨絲繚亂，必哭祭於胡耀邦靈前，追思其功德：生精神之白骨，為魅力無限之絕色之功；化思想之朽木，為花樹舞風之德。

十年思想自由濫觴，自由精神魂歸北大。燕園之內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，春秋之古韻迴盪，未名湖光塔影之中，學子多樣化思潮湧動，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。

於北京大學求學執教約十有五年，正值我生命「華夏」之時。大良知者裂鐵幕，自由之風浩蕩於中國。我遂得以乘大風而振鷹翅直上九天：縱情風流於講堂，狂放不羈於燕園；才華飛揚，傲視古今，所求者英雄人格哲學；文思雲蒸霞蔚，泣血而書，願心靈苦痛昇華為自由的史詩。

借天賜之機，為北大招回自由精神之魂——幸何如之。我披髮跣足，蹈天樞、旋北斗，成招魂祭司之一員。命運冷酷，不佑良知，暴政猙獰，不容自由，開一代思想自由之風的大良知者，悲憤而心脈斷絕。

耀邦殞命，天愁地慘，人心大哀，鬼神皆怒。於是乎，北大首義，舉國響應，全民反抗大潮從中國人心中，湧向蒼穹之巔。

鄧氏小平，嗜權如命而悖逆天道，私慾如焰而焚毀良知，毒如蛇蠍而棄絕人性，竟為虎狼禽獸不敢為之滔天之罪，縱中共黨衛軍數十萬屠戮民眾無算，縱坦克裝甲戰車，將天安門廣場的和平抗議，碾壓成動盪的血海。

鄧氏小平自知罪孽不容於天地，遂自我湮滅，揚骨灰於海。然而，其萬古罵名已經刻於永恆之柱上，就算時間能虛化萬事萬物，鄧小平之罪惡雖歷萬世必不可磨滅，直至地老天荒。

血浴天安門之前，我與北大精神自由之魂一起，抗爭暴政，「六四」血濺蒼穹之後，北大七十餘名青年教師，因參與全民反抗運動，遭中共清查整肅，我名列榜首。

鄧小平匪幫聲稱，「六四」動亂有三個司令部，一在北大校園，一在天安門廣場，一在趙紫陽辦公室。於是，對北京大學的政治摧殘，展開於血雨腥風未消散之際。

擅自召開全校教師大會，創建全國大學教師唯一的「非法組織」《北大教師後援團》，企圖操縱動亂；擅自發布〈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公開信〉，企圖惑亂黨心——受中共之命實施清查整肅的鷹犬，欲借這兩項罪名，置我於死地。

大屠殺的恐怖氛圍瀰漫於京華，我恃錚錚鐵骨以抗強權，更激怒暴政。鷹犬凶毒，奪我授課之權，斷我與學生心心相印之途。最後一堂課上，我借最後一句話訣別師生間之深情：「無論命運讓我走到大漠戈壁，還是天涯海角，我都永遠懷念同學們，最後願以一言與同學們共勉——在個人的生存之上，還有良知與正義，還有理想與信念。」

離開最高學府之講堂，我已準備步入東方巴士底獄之黑牢。幸殘存於燕園的自由之魂尚未完全湮滅，北大獨立思想之建校初衷，還激盪於多數教師心中。校長丁石孫、學術導師王國樞護我、佑我；孫曉寧等一眾法律學系教師群體，為我仗義執言。危難之時見赤子眞心，亦見昊天大義，師長與同儕的深摯情義，是我在北大感受到的夕陽無限之美好。

艱險刀鋒上的舞姿最動人——這是我對人生的審美信念。尚處於遭清查整肅、受停職之罰的險境中，我便神思飛揚，殫精竭慮籌謀，欲以驚豔京華之一舉，為十年思想自由之殤作我最後的獻祭。

於是，我得張顯揚先生、鄭仲兵先生之大助，集共黨內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撰稿，主編《歷史的潮流》一書，挑動鄧小平與「六四血案」同案犯陳雲等人之間的矛盾，抨擊極左思潮，為已死的「十年思想自由時期」招魂。

隨後，我再舉義旗，召喚京華中自由良知者中的大德高賢之士，集會於奧林匹克飯店。會議由我主持；會場上，中共黨內自由主義菁英冠蓋雲集，群星璀璨。吳祖光、張顯揚、李銳、秦川、王若水、馮蘭瑞、鄭仲兵、林京耀等七十餘京華名士，風雲際會於血浴天安門廣場的恐怖陰霾未消之時，仗人倫大義而執言，秉天道正義而無畏，抨擊中共極左思潮之大言，如天瀑飛落，直下萬仞。

《歷史的潮流》臨世，奧林匹克飯店會議橫空，張顯揚稱之為「六四屠殺之後，自由知識分子打響的反擊第一槍」。我的學生甘冒風險，幫我助我，方能成就義舉，以祭「六四」死難者之靈。

學生有言：「袁老師敢在當局審查整肅之下，舉義旗於危難凶險之際，是眞英雄。」學生卻不知，我生赴死之志的原因。

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後期，毛賊澤東暴虐，中共黨衛軍軍管之下，對蒙古人展開種族滅絕的大迫害：百萬生靈陷於縲紲，悲聲震天；十萬蒙古文化菁英或血濺原始酷刑，或自戕於絕望之巔，蒙古人的慘痛命運，震撼我心。立於陰山之巔，怒目壓頂之鐵雲，我有泣血誓言，以蒼天和莽原為證：「定然要讓死於中共暴政的英俊秀麗之少年、深情如花海之少女、巍峨如雷雨雲的漢子、絕色配借藍天為鏡的美人，從我的文學創作中復活。」

立誓之年，我十有六歲，定書名《自由在落日中》。此後二十餘年，無論命運起伏跌宕，將我帶向何方，蘸血淚而書的秘密寫作，始終是人生的主旋律。

「六四」全民反抗運動黯然落幕之後，《自由在落日中》則完成於晚霞深紅勝過鷹血的暮色中。

《自由在落日中》，是我心靈苦痛書寫的自由哲理和英雄史詩，也是我為自己命運修建的唯美歸宿。當時以為，此書一成我便只剩一事應作：借悲愴的死亡，訣別強權橫行、魔鬼當道的塵世，為罹難中共暴政的億兆冤魂，作萬古長哭，直至太陽吞噬地球；或者效刑天，頭顱被斬落，仍以乳為眼，以臍為嘴，長嘯裂天，狂舞大戟，直取今日之天帝—中共暴政。

求死之志已成，我便躍上政治的刀鋒，作入滅前辭世的英雄之舞。

蒼天無義，不佑自由心靈，暴政陰毒不容我遂刑天之志。一九九四年我遭秘密逮捕，寅夜押往古流放之地，煙瘴之鄉—貴州。在隨後的審訊中，我感知一事：分藏多處的《自由在落日中》之軟盤，均遭中共國安秘密警察收繳。

《自由在落日中》是我二十餘載少年風華的血淚之晶，是祭祀唯美之靈的聖殿，是我心靈的故鄉。

即使身形遭火焚斧裂之苦，就算血湧化作黑牢深處一片永不消散的陰影，而白骨在陰影中腐爛，也難動我鐵石之心半分。

然而，意識到《自由在落日中》將作為精神死囚，永遠關押在秘密警察的檔案室內，就如同將我的心靈釘入鐵棺，沉於北海大淵，歷萬劫而永不得見天日，我便遭天雷殛頂之大悲痛，瞬間魂飛魄散，至此方知，何謂人生之大哀慟——人生苦痛之極，不在於慘烈之死，而在於絕望之巔上那死都無法抹去的血痕。

三天三夜仰天作無淚之嗥，形銷骨立，心枯神焦，雙目空洞荒涼，如萬年骷髏凝注虛無。幸賴蒙古草原賜我蒼狼的野性，給我以吹裂鐵石的荒原風之頑強。從死寂的絕望中，我的意志重生——好男兒頂天立地於世間，縱然走到命運的窮途，也絕不效阮籍掩面痛哭而返；縱然歷盡塵世艱難苦痛，也必拯救心靈，重新寫出《自由在落日中》。

黔地陰雲如晦，細雨如銀，乃蒼天泣人間悲苦之鄉。十年臥薪嘗膽，於厚重窗簾之後，一盞孤燈之下，奮筆疾書，秘密寫作，追尋心靈的國色天香。其間所歷精神地獄之苦，我已載入自傳體文學敘事著作《文殤》中，不再贅述。

苦心孤詣，殫精竭慮十年，如達摩面鐵壁而求禪意，我遂得成正果：不僅重新尋得芳華，再成《自由在落日中》，而且又撰《金色的聖山》、《回歸荒涼》、《文殤》三書，撞響祭奠東亞大陸上心靈苦痛的天鐘。

《自由在落日中》文稿落入秘密警察魔爪鐵幕之痛，刻骨銘心，如再遭類似之文殤劫難，我已無力回天。

為避重蹈覆轍，我遂決意去國，不是試圖逃避中國的苦難，到異國他鄉去享受別的族群創造的自由；不是放棄男雄大義必要承擔的天職，為中國昇華為自由的聖土，壯麗的國家，而與中共暴政決百年死戰。

我之去國，只為承載我心靈的著作，不再有淪為秘密警察鐵牢深處的死囚之虞。我少年時便得天啓，遂有出塵脫俗的凌雲之志。

自花韻醉天的翠青年華起，便癡情於萬古詩意，只願嘔心瀝血，為蒙塵之華夏文魂再鑄唯美之靈的皇冠，終生孤寂苦修於哲思冥想，但求創唯美之信仰，空靈的高貴人格，拯救當代人類物化的命運，還有腐爛於物性貪慾的心靈。

作為法學教授，我除醉心於證據學之研究，也自應承擔政治責任，除專制惡法，且以自由之名確立法的精神。遂有《民主與共和》、《論法的精神》兩書，〈聯邦中國憲法理論綱要〉一文，兩書一文是我獻給未來民主中國的政治法律哲學。

生為自由人，常恨天命不允我與辛亥英烈、一代雄風浩蕩的人中龍鳳共處同一時期，皎若游龍，縱橫飛騰於神州，摧千古皇權專制，以鑄就自由之桂冠，為我的祖國加冕。撫膺長太息之餘，立鐵血之志，擔當摧毀中共暴政之天職，履行拉開中國自由化時代天幕之使命。

上述天啓之志向，須臾不敢稍忘。我身離故國愈遠，我心離中國命運愈近，中共暴政荼毒之下，中國命運徹夜悲泣之音，令我心碎。深知暴政不除，中國國運萬難走出東方巴士底獄，自由春潮亦不能汪洋於東亞大陸，為華夏招回文化之魂，乃至創立唯美之靈信仰的志業，則無法得到凱旋盛典的祝福。

有鑒於此，我殘餘之生命必擂動震天徹地之金鼓，助我鐵血戰志，呼喚全民反抗，人民起義，撞響中共暴政末日喪鐘，此心此願灼烈可燒紅劍鋒，就算形銷靈滅也定化凶神厲鬼，高蹈於死亡之巔，劍鋒直指暴政之咽喉。

天安門血案之後，流亡海外的所謂民運人士中，特別是懷抱對中共暴政的改良主義幻想者，大多不肯放棄中共國之護照，他們渴望憑藉中共國法律賜與的國籍，保持與中國的政治法律聯接。蓋因此類人曾以為，鄧小平垮臺和中共改革派復起，是短期就將發生的大概率事件，而他們則可以憑中共國的護照返國，再尋求中共體制內的高官厚祿，其心理隱晦至此，足以羞煞中共國的沉沉陰霾。

共產主義滔天血河，發端於德國猶太人馬克思魔鬼的意志，濫觴於歐洲大陸，經東歐，終至湧進東亞大陸。中共暴政背祖棄宗，以歐洲共產主義的代理人之名，對中國實施精神、政治、經濟的殖民統治。徘徊於歐洲的共產主義幽靈，則是中共政治黑手黨的邪惡黨魂。

中共建政以來，借諸共產黨文化，利用國家恐怖主義暴力，對東亞大陸各民族實行文化性種族滅絕；首先遭到滅絕之劫的正是華夏文化之魂，中共暴政要向中國人索取心靈的所有權。中共暴政由此堪稱中國歷史上凶殘至極的漢奸賣國賊集團，因為，它摧毀中國人精神的家園、心靈的故鄉、文化的祖國。

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，文化的亡國奴，這便是當代十四億中國人眞實的政治法律地位。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」只表述中國人的政治奴隸地位；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的護照則意味著刻在中國人臉上刑徒的金印——恥辱的象徵。

然而，某些所謂海外民運人士不以為恥，反以為榮，企圖靠一紙中共國的護照，作為其政治投機的投名狀，恰顯示出此類鼠輩政客、蟑螂文人毫無決裂中共暴政的血性。

數千年之前，智者亞里士多德便對法律作出良法與惡法的區別。良法是社會正義秩序的守護神；惡法則是戕害正義與自由的國家意志。

中共暴政意志創制的法律，乃典型的專制惡法。遵守專制惡法，表述卑賤的奴性人格，顚覆專制惡法的統治，則不僅表述英雄人格，更是中國自由的題中之義。

絕不受中共專制惡法的羈絆，我棄中共國的護照如棄敝履，以明與中共暴政決死戰之志。澳大利亞是一個仁慈的國度，是一片自由的土地，領取澳大利亞護照，我只為獲得顚覆中共暴政所需的行動自由。

華夏文魂的唯美之靈是我心靈的祖國，擊碎中共暴政的專制鐵幕，讓中國得到自由信念的祝福是我的天職。我為拯救承載自己心靈的著作而去國，我也泣血而誓，必定為摧毀中共暴政，創建自由中國而返國——這是蒼天賜與我的自由人的權利。

如若命運冷血無情，不遂我生見中共暴政傾覆之願，我死後也必魂歸神州，靈返燕園，化作漫天紅葉，遍地金菊，萬里秋風，為自由而長歌醉舞。

天安門大屠殺之餘，國賊鄧小平懷切齒之恨，扼殺北京大學的思想自由之風。政治整肅之下，教師中之青年才俊風流雲散，當局則選派諂媚暴政之無恥文人，甘作思想鷹犬之政客學者，鵲巢鳩占，踞北京大學教臺之上。於是乎，北京大學再度沉淪，思想自由之校魂又一次湮滅，未名湖水光塔影間，再無自由心靈攬湖為鏡，亦無風華如花樹之才子沉醉於精神自由的芳香，唯餘城狐社鼠之輩，啃噬北京大學曾經的榮耀。

今日我書此文，致北京大學當局，意在舉義旗而興師問罪：六四事件之後，北京大學當局對我的整肅，剝奪我授課的權利，對我行政治審查之迫害，乃至最終開除我的校職，以及非法侵犯我的著作權，沒收《自由在落日中》的文稿，查禁《荒原風》、《歷史的潮流》，將我之姓名從教育部審訂的普通高校統編教材《證據學》編寫組中刪去等等，皆屬助屠夫鄧小平之虐，為中共暴政作倀鬼之罪惡。雖海枯石爛，時間朽敗，我也將對此罪惡追責不休。

待中國自由之日，我必倡導設正義審判之臺於九天之上，蒼穹之巔，對中共暴政作末日之審判。我的追責問罪絕非求一己私利，而是必要為橫死於中共暴政的億萬冤魂伸張正義，也是祈願再次招回北京大學思想自由之校魂，以慰我魂牽夢縈的燕園之情。書盡於此，唯望北京大學當局諸人熟思之：是作中共暴政的殉葬者，遺臭萬載？還是創造時勢，舉義旗，滅暴政，重建北京大學之榮光？

自由的榮耀在上，萬劫不復的沉淪在下，命運正給你們最後一次選擇的機遇：斗轉星移，時間如馬踏飛鷹，白駒過隙，機遇轉瞬即逝，與永恆同在的，唯有自由的心靈。（二零二六年三月）

（《自由聖火》首發，袁紅冰版權有，轉載請註明出處，並保持完整。）



攝影/林仕傑

袁紅冰先生呼籲北京大學當局諸人不要做中共暴政的殉葬者。

袁紅冰先生的著作《自由在落日中》文稿落入秘密警察魔爪後，他決心重新寫出這本書。